宋元學案

絜齋學案表

袁燮 東萊復齋象山門人白水玉山三山芮氏婁陵再傳元城龜山譙氏武夷紫微橫浦三傳涑水明道伊川滎陽了翁廌山和靖四傳

— 子 肅

— 子 甫 — 孫 傒 — 曾孫 裒

— 洪揚祖 別見慈湖學案

— 陳宗禮

— 眞志道 別見西山眞氏學案

朱元龍 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史彌忠

史彌堅

史彌鞏

史彌林

史守之

史定之　並見慈湖學案

胡誼

胡謙

朱震

徐愿

舒衍

孫枝　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朱介

魏渠

洪揚祖

傅正夫 並見慈湖學案

鄭節夫 別見嶽麓諸儒學案

邵叔誼 別見槐堂諸儒學案

袁韶

　曾孫 桷 別見深寧學案

私淑 眞德秀 別爲西山眞氏學案

劉宰 別見嶽麓諸儒學案

陳傅良 別爲止齋學案

舒璘

沈煥 並爲廣平定川學案

楊簡 別爲慈湖學案

趙師淵 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並絜齋講友

宋元學案卷七十五

餘姚黃宗羲原本　後學慈谿馮雲濠校刊

男百家纂輯　鄞縣王梓材重校

鄞縣全祖望補定　道州何紹基重刊

絜齋學案

祖望謹案慈湖之與絜齋不可連類而語慈湖泛濫夾雜而絜齋之言有繩矩東發先我言之矣述絜齋學案梓材案絜齋學派梨洲本亦附金溪學案謝山始別爲絜齋學案又案絜齋一作潔齋潔經典多作絜省文爾

呂陸門人汪許再傳

正獻袁絜齋先生燮

袁燮字和叔鄞縣人知處州轂之元孫也先生生而端粹專靜

乳媪置盤水其前玩視終日夜臥常醒然少長讀東都黨錮傳慨然以名節自期乾道初入太學時陸復齋九齡爲學錄先生望其德容肅然亟親炙之同里沈叔晦楊敬仲舒元質皆聚于學朝夕相切磨登淳熙辛丑進士第授江陰尉寧宗卽位爲太學正是時黨禁興朱文公及趙忠定汝愚等相次去國先生亦以論去久之歷司封郎官因對言陛下追思彭龜年臨朝太息令正人端士不乏願常存此心急聞愷切崇奬樸直天下何憂不治爲國子祭酒延見諸生必迪以反躬切己忠信篤實爲道本每言人心與天地一本精思以得之兢業以守之則與天地相似聞者竦然有得士氣益振爲禮部侍郎史彌遠主和議先生與同鄉相好與力爭被論罷後知溫州進直學士奉祠卒疾

革猶著述弗倦或勸之少休先生曰吾以此爲笙鏞筦磬不知其勞也初先生遇象山于都城象山卽指本心洞徹通貫先生遂師事而研精覃思有所未合不敢自信居一日豁然大悟因筆于書曰以心求道萬別千差通體吾道道不在他慈湖與先生同師造道亦同而每稱先生之覺爲不可及學者稱之不以爵氏而曰絜齋先生賜謚正獻子甫雲濠案先生伯子喬嘗錄家庭所聞爲絜齋家塾書鈔十卷四庫收入經部釐爲十二卷又絜齋集二十四卷

梓材謹案眞西山爲先生行狀云東萊呂成公接中原文獻之正傳公從之遊所得益富丞嘉陳公傅良明舊章達世變公與從容考訂細大靡遺是先生嘗師東萊友止齋而究其所歸宿者則象山也先生訓語爲建昌傳正夫所錄見西山文集

絜齋粹言

人生天地閒所以超然獨貴于物者以是心爾心者人之大本也此心存則雖賤而可貴不存則雖貴而可賤

大哉心乎與天地一本精思以得之兢業以守之則與天地相似

直者天德人所以生也本心之良未嘗不直囘曲繚繞不勝其多端者非本然也

中庸曰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其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

大雅曰上帝臨汝無貳爾心維此大本不必他求卓然不貳萬善咸具古人所以兢兢業業不敢少懈者懼其貳也

心本不偏制行而原于心斯不偏矣

道不遠人本心卽道知其道之如是循而行之可謂不差矣然

未能爲一則猶有間也執柯伐柯睨而視之猶以爲遠謂其未能無間則雖近猶遠爾惟夫全體渾融了無間隔則善之至也吾道一以貫之非吾以一貫之也舜由仁義行非行仁義若致力以行之則猶與仁義爲二也

人心至神翳之以欲則不神矣

此心此理貫通融會美在其中不勞外索

凡身外之物皆可以寡求而易足惟此身與天地並廣大高明我固有之朝夕磨勵必欲追古人而與俱若徒儕于凡庸而曰是亦人爾則吾所不敢也

觀內不如觀外觀物不如自觀補

附錄

王深寧困學紀聞曰呂成公讀論語躬自厚而薄責於人遂終身無暴怒絜齋見象山讀康誥有感悟反己切責若無所容前輩切己省察如此 補

又曰絜齋先生爲樓名以是亦曰直不高大爾是亦樓也以至山石花木衣服飲食貨財隸役亦莫不然至于宦情亦薄曰直不高顯爾是亦仕也凡身外之物皆可以寡求而易足惟此身與天地並廣大高明我固有之朝夕磨礪必欲追古人而與俱若徒儕于凡庸而曰是亦人爾則吾所不敢也 補

百家謹案眞西山言絜齋之葬慈湖銘之其大節蓋寫盡矣考之慈湖遺書無有也卽舒廣平墓誌亦慈湖所作廣平言行錄載之而遺書亦闕古來文集既多不傳傳者又

復不全若此可嘆哉

謝山城南書院記曰四先生之中長庚曉日最光顯于暮年者文元與正獻也而文元之教不如正獻之密蓋槐堂論學之宗旨以發明本心為入門而非其全力正獻之言有曰學貴自得心明則本立是其入門也又曰精思以得之兢業以守之是其全力也槐堂弟子多守前說以為究竟是其稍有所見即以為道在是而一往蹈空流于狂禪以文元之齊明盛服非禮不動豈謂于操持之功有闕而其教多以明心為言蓋有見于當時學者陷溺功利沈錮詞章極重難返之勢必以提醒為要故其說偏重而不自知其流豈意諸弟子輩不善用之反謂其師嘗大悟幾十

小悟幾十泛濫洋溢直如異端而并文元之學而誣之可爲浩歎者也使其如正獻之教豈有是乎正獻之奉祠而歸日從事于著書或請小閒則曰吾以之爲笙鏞筦磬不知其勞其答文靖諸子書惓惓以多識前言往行豈非與建安之教相脗合乎且夫有宋以來大儒林立其子弟能守其緒言者甚多而再世並爲大儒則不槪見盡前惟武夷胡氏籍溪致堂五峯茅堂連枝接葉以大文定之傳其後惟袁氏實生正肅以爲晚宋無先之者則書院之建也微特非袁氏之學統所得而私抑豈吾鄉之學統所得私哉

雲濠謹案謝山爲四先生祠堂碑文云絜齋謂當通知古今學者但慕高遠不覽古今最爲害事又爲碑陰文云絜

齋之父通議公子曾見甕牖閒評一書特說部耳至其折節忘年問道于定川因使絜齋嚴事之則知其從事于躬行之實非徒洽聞者漬也通議名文其所著又有名賢辟事手鈔三十巨帙無一字不楷見絜齋所作墓表

絜齋講友

文節陳止齋先生傅良 別爲止齋學案

文靖舒廣平先生璘

端憲沈定川先生煥 並爲廣平定川學案

文元楊慈湖先生簡 別爲慈湖學案

常丞趙訥齋先生師淵 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絜齋家學 汪許三傳

少卿袁晉齋先生肅

袁肅字□□絜齋之子也從廣平于新安其後知名于世

梓材謹案先生號晉齋慶元五年進士官至少卿嘗知江州蒙齋文集有和晉齋兄韻云晉齋作詩詩語勤劬觀詩末章荷兄警余又和晉齋兄韻三章其首章云不愛金章紫綬紆欣然玉局自安居其卒章云家塾提綱屬晉齋絜齋氣脈遠乎哉

正肅袁蒙齋先生甫

袁甫字廣微絜齋之子也嘉定七年進士第一累官權兵部尚書卒贈通奉大夫謚正肅少服父訓謂學者當師聖人以自得爲貴又從慈湖問學自謂吾觀草木之發生聽禽鳥之和鳴與我心契其樂無涯云著有蒙齋中庸講義四卷所闡多陸氏宗旨陳宗禮洪揚祖其門人也修

經筵講義

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

臣聞欲善惡惡人人所同此上帝降衷之良心也今語人曰汝為天下之善人則莫不躍然而喜推己欲善之心人之有善則必喜談而樂道之又從而左右羽翼之惟恐其美之不成也又語人曰汝為天下之惡人則莫不拂然而怒推己惡惡之心人之有惡則必哀矜而憫念之又從而訓誨正救之惟恐其惡之終成也此其用心洞洞乎其公也休休乎其大也是眞可以為君子人也乃若小人則反是人之有美惟恐其成也嫉之壞之而已耳人之有惡惟恐其不成也誘之陷之而已耳此其用心知有己而不知有人知有私而不知有公是眞可以謂之小人也嗚呼人主每病于君子小人之難察也豈知觀人之道不必觀諸他而當觀諸心人孰無善善惡惡之心哉能視人猶己者

則為君子不能視人如己者則爲小人此觀人之法也

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

臣聞聖門所謂文者非詞華之謂也夫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顏淵曰博我以文所謂文者卽道也彝倫之懿粲然相接者皆文也三千三百待人以行者皆文也孔子振木鐸于衰周正將以續斯文之將墜耳一時以文會友莫盛于洙泗麗澤之兌何往而非斯文之講習哉既曰文而又曰仁同乎異乎曰文者其所著見而仁者其根本名異而實同也會之以文蓋所以輔吾之仁也聖人切切于求仁造次顛沛未嘗暫舍終食之閒未嘗或違孔子告顏淵曰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蓋言爲仁專在乎反己己不自力他人奚預焉今曾子取友以爲仁亦曰輔

之而已雖用力在己而又得良輔則切磋琢磨之益日增而克己復禮之功亦多助矣噫後世師友之道不明學者但知雕蟲篆刻破碎經旨以是爲文所謂輔仁者漠然不知爲何事平居既無講貫之素一旦出而事君不仁而在高位斲喪國脈戕賊師友皆不仁者之爲也爲國家者果何賴于若人哉然則修明師友講習之學豈非人主之急務乎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爲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顏淵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臣案顏淵問仁孔子告以克己復禮夫具耳目口鼻四肢百骸而有此身此身本與天地相似與萬物一體如之何而克己曰

己與天地萬物本無隔也而認八尺之軀爲己則與天地萬物始隔矣故惟克己則洞然大公不見有己矣何謂克曰以艮卦所謂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觀之則是內不見己外不見物而克己之義瞭然矣克己何以能復禮曰禮者周流貫通乎天地萬物之閒無體無方無不周偏人惟恐八尺之軀爲己于是去禮始遠苟不認己爲己則天高地下萬物散殊皆禮也吾亦天地萬物中一物耳無往非禮而何有于己哉故不克己則禮失既克己則禮復又發明之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玩一日字正所謂朝聞道也正所謂我欲仁斯仁至矣凡人昏昏于物欲之中如醉如夢一日勇決無牽制無拘滯無二三此身與天地萬物了無阻隔人卽己也己卽人也天地萬

物皆非形軀之所能閒也故曰天下歸仁焉言天下皆在吾仁之內也禮之復也非是外復仁之歸也非是外歸本一而非二也又發明之曰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前之己而曰克此之己而曰由豈有二己哉曰非有二己也塵去鑑明而卽此鑑也雲消月皎而卽此月也未克己之前雲也塵也皆蔽我累我者也焉可以不克既克己之後月也鑑也本如是光明本如是瑩潔動靜闔闢變化運用何所不可故曰由言爲仁在我而已豈由他人哉顏淵既領會夫子之大旨而猶問其目者蓋聖門師弟子之問學聚問辨不造其極不止也克己復禮特大綱也又有條目焉所以再叩夫子夫子舉視聽言動四者告之蓋四者卽己內事也己視己聽己言己動皆己也然微有非禮則是爲己

所蔽也爲己所累也夫惟非禮則勿視非禮則勿聽非禮則勿言非禮則勿動無斯須頃刻不在禮中則是耳目鼻口心知百體皆由順正以行至此尚何己之足累哉顏淵卽慨然承當此任曰請事斯語事云者言從事于此也聞聖言而不能行者不足以言事矣嗚呼顏淵陋巷匹夫耳聖師勤勤啟發猶有天下歸仁之言況人主奄有四海必欲人人皆歸吾仁可不奮一日克己之勇置此身于禮度之中哉如曰此事由人而不由己則雖聖人亦無所用其力矣

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仲弓曰雍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臣觀夫子答仲弓問仁與答顏子之意一也說者但知夫子告

顏子以克己復禮而不知告仲弓者亦克己復禮而初無異旨也禮器曰一獻之禮不足以大饗大饗之禮不足以大旅大旅具矣不足以饗帝夫大祭之禮至于饗帝則無以復加此可以觀禮矣仲尼燕居曰兩君相見揖讓而入門入門而縣興揖讓而升堂升堂而樂闋下管象武夏籥序興陳其薦俎序其禮樂備其百官如此而後君子知仁焉夫大賓之禮至于兩君相見則無以復加此又可以觀禮矣此章所謂大祭大賓者皆禮之盛也一出門之閒而儼然如見大賓一使民之際而肅然如承大祭當是之時此心之清明靜瑩爲何如哉故曰如此而後君子知仁焉而春秋左氏傳載臼季之言亦曰出門如賓使民如祭仁之則也由是言之仁禮本一源禮在是仁卽在是矣而人

之所以不能動合乎禮者何也有我之私累之也人有不欲而施于我我必有所不平我有不欲而可施于人乎通人己爲一則己之所不欲人亦不欲也非人之所欲者斷斷乎不可施于人如是則此心洞然大公了無閒隔施之于家邦人人在春風和氣之內而又何怨之有然則勿施不欲卽克之謂大祭大賓卽復禮之謂而邦家無怨卽所謂天下歸仁夫子之告仲弓卽其告顏子之旨也回雍皆在德行之科足以傳夫子之道故雍也請事斯語亦奮然承當與顏淵一同熟誦此章深味厥旨于無怨一語尤當玩索蓋怨不在大亦不在小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爲國家而使一夫有怨心則足以感傷和氣矣欲人之無怨惟仁者能之而爲仁之要不外乎克己復禮聖人垂訓

萬世其明白的切如此

蒙齋文集補

慈湖先生之訓曰舜曰道心明心卽道也何道也熙帝之載亮采惠疇凡流行乎事物之閒理當如是而不容不如是者何往非帝載乎非道心乎從五典敘百揆穆四門納大麓是帝載也皆道心也察璣衡觀羣后舉元凱去四凶是帝載也皆道心也舜命禹昌言禹自敘刊木濬川暨稷益播奏艱鮮與凡懋遷之事是帝載也皆道心也嗚呼果可以有精粗本末論哉果可以無精粗本末論哉果可以置有無精粗本末之論哉樂平楊文元公遺書閣記

梓材謹案謝山所錄蒙齋文集二條其一條移入慈湖學案

雲濠謹案謝山輯二袁先生文鈔引曰二公之文頗相肖較之慈湖則平正而視廣平尤暢達焉其在南宋亦名家也清容居士在元文中爲眉目接剡源之文統然觀其源流顧自二公而出淸容之祖衛公絜齋之徒也衛公得師而不能傳其學而淸容亦僅傳其文云

附錄

蒙齋題慈雲閣詩曰不見慈湖二十年憂心如醉復如顚我來忽見慈雲閣怳若慈湖現我前補

絜齋門人

左司朱勵志先生元龍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文淸史自齋先生彌忠

忠宣史滄洲先生彌堅

華文史獨善先生彌鞏

史和旨先生彌林

朝奉史先生守之

知州史先生定之並見慈湖學案

胡先生誼

胡先生謙合傳

胡誼字正之胡謙字牧之奉化人師事絜齋兄弟文學皆爲鄉黨表式

宗羲案眞西山言與袁肅同年視絜齋爲丈人行而于其德學則願師焉是絜齋門人之盛亦可知也而簡編殘缺安得起故老而問之梓材案黎洲原本惟二胡先生與朱左司袁彥淳爲絜齋門人故有是語

朱坦齋先生震

朱震字震之號坦齋安吉人也少從父宦青陽朱子一見奇之受業于絜齋袁氏嘗與友人論顏子一問未達曰以心體之其間自見或論持敬先生以爲只須言存誠晚年嘯傲林泉讀書自樂義理精洽有益泉集二十卷 補

都曹徐先生愿

徐愿字恭先昌國人也開禧進士受業袁正獻公之門爲高弟蒙齋昆友俱推服之故其學爲有本其任福建提舉勘定寘勇之難所至涖事精勤而操守介潔出其緒餘爲文辭亦超出流輩 補

舒先生衍

舒衍原名沂字仲與鄞縣人初從袁正獻公遊氣貌淸臞若不

勝衣而志念殊不屑屑習禮經作舉子業屬辭奔放不爲場屋程度所窘束正獻甚異之曰此子未易量也與之深語益知其勉自植立修身進德之要未嘗忘于心嘗登名禮部試輒不利發憤讀書青燈熒然夜分未寢正獻謂其非徒擷菁華膏筆端而止古人堂奧將策而進焉後親炙沈端憲楊文元二公又從東萊呂忠公子約質疑請益聞見日廣智識日明而踐履不倦色養以孝聞侍疾彌旬衣不解帶執喪哀毀寢處不離次蔬食三年兄弟自爲師友非義理不談論古人物分別邪正如辨黑白聞善人爲時用則喜苟非其人憂見于色表裏眞淳鄉黨信重之稱其賢無異辭參絜齋文集

監嶽孫先生枝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進士朱先生介

布衣魏先生集

正字洪錦溪先生揚祖

傳先生正夫並見慈湖學案

鄭先生節夫別見嶽麓諸儒學案

機宜邵先生叔誼別見槐堂諸儒學案

太師袁彥淳韶

袁韶字彥淳鄞縣人淳熙中進士官左司郎中常爲伴官使者不敢慢語後爲浙西制置使卒贈太師越國公

謝山跋宋史袁韶列傳曰袁越公韶爲執政世皆指爲史氏之私人而卒以史氏忌其逼己而去蓋嘗考其事而不

得也延祐志云李全反山陽時相欲以靜鎭公言揚失守則京口不可保淮將如崔福卞整皆可用適崔以閒命來樞府公夜與同見故事相府無暮謁者公力言崔可用相疑不悅卒罷政歸是傳出于越公曾孫清容之手宋史亦本此及讀清容集則公尹行都築射圃以馮將軍射法每旬校閱山陽弄兵公責時相不發兵坐視以至去國于時領兵殿巖者幾欲承受風旨襲夏震事以報私恩然則史袁相逼果有不可言者讀宋史者所不知也越公少爲絜齋之徒不能承其師傳呈身史氏以登二府其晚節思振其吭而代之進退無據雖所爭山陽事史屈袁申然以越公之本末言之要非君子也

絜齋私淑

文忠眞西山先生德秀 別爲西山眞氏學案

文淸劉漫堂先生宰 別見嶽麓諸儒學案

蒙齋門人 汪許五傳

正字洪錦溪先生揚祖 別見慈湖學案

文定陳先生宗禮

陳宗禮字立之南豐人少貧力學從袁蒙齋遊登淳祐進士積官至參知政事理宗時嘗言星變在修德布政以同天意度宗即位上疏言恭儉之德自上躬始清白之規自宮禁始上曰孝宗家法惟賞善罰惡爲尤謹因言有功不賞有罪不罰雖堯舜不能治天下信不可不謹又言天命人心因其警戒而加敬畏

天命未有不可回因其未墜而加殺定人心未嘗不可回及卒贈開府儀同三司追封盱江郡侯謚文定所著有寄懷斐稾曲轅散木集兩朝奏議經筵講義經史明辯管見人物論參史傳

監稅眞先生志道別見西山眞氏學案

蒙齋續傳

教授袁先生裒父徯

袁裒字德平絜齋之曾孫蒙齋之孫也父徯通判潭州先生以安定書院山長授海鹽州儒學教授未拜而卒族子清容桷表其墓曰方至元十五六年閒故家猶亡恙時君年二十桷年十四五私相議曰官族久當圮宜蘄爲傳遠計未幾正獻宅火雷城南遂各盡晝夜濬源鉤思探索幽隱以黜陳辭爲己任考閱

蜀東浙永嘉湖南江西之儒先合其異同不在于貴耳雜書襲訛輯言行者尊之吾與子所當辨吏二十年各宦遊四方君以憂窘困躓酒酣語豪卒不少貶折詩筆益溫雅簡潔察其學猶以昔所言自任參清容居士集

梓材謹案謝山學案劄記云袁良有贈仇仁近詩攷兩浙名賢錄仁近名遠號山村爲溧陽州教授工有文

彥淳續傳

文清袁清容先生桷別見深寧學案

宋元學案卷七十五終

廣平定川學案表

舒璘

德觀子董持之壻晦翁南軒東萊象山老楊門人延平白水籍溪屏山五峯紫巖庭民息齋劉氏王氏玉山三山芮氏再傳元城龜山和靖譙氏武夷得全紫微豫章橫浦三傳涑水明道伊川滎陽了翁廌山子文四

子銒

子鋌

子銑

子錯

子鐻

李元白

從孫津

從孫滸

子以稱

子以制

安劉

李洧孫

傳

王良學　別見深寧學案

袁肅　別見絜齋學案

羅子有

鄧夢員

汪行簡

戴沆

舒琥　廣平兄

舒琪——諸葛生
廣平弟
並象山門人

沈煥——子　傳曾

公權子
復齋門人
大涵襄陵再
傳
伊川三傳

子 魯曾

子 省曾

子 敏曾

竺大年

舒衍 別見絜齋學案

舒銔 見上廣平家學

呂喬年 別見東萊學案

沈炳
定川弟
象山門人

楊簡 別爲慈湖學案

袁燮 別爲絜齋學案

呂祖儉 別見東萊學案

廣平定川講友

楊琛

廣平同調

宋元學案卷七十六

餘姚黃宗羲原本　　後學慈谿馮雲濠校刊

男百家纂輯　　鄞縣王梓材重校

鄞縣全祖望補定　　道州何紹基重刊

廣平定川學案

祖望謹案楊袁之年輩後于舒沈而其傳反盛豈以舒沈之名位下之與噫是亦有之然舒沈之平實又過于楊袁也四先生中沈先生師復齋宋史混而列之述廣平定川學案梓材案舒沈二先生黎洲本並在金谿學案謝山始立爲廣平定川學案

張陸門人胡汪再傳

文靖舒廣平先生璘

舒璘字元質一字元賓奉化人也嬉翁爲同里童大定楊文靖公弟子也故先生少得聞伊洛之說先生狀貌不踰中人而雅有大志恥以一善自名每自循省苟不聞道何以爲人汲汲乎如飢者之索食遊太學結交皆良友時張宣公官中都請益焉有所開警朱子與呂成公講學于婺徒步往從之以書告其家曰敝牀疏席總是佳趣櫛風沐雨反爲美境又與其兄琥弟琪同受業陸子之門兄弟皆頓有省悟先生則曰吾非能一蹴而至其域也吾惟朝夕于斯刻苦磨厲改過遷善日有新功亦可以弗畔云爾于是躬行愈力德性益明其學以篤實不欺爲主成乾道八年進士爲江西轉運司幹官有忌之者望風心議及與之處了無疑間敎授徽州徽之士習久壞先生奮然曰士之

美惡獨不在我乎則以身率之教以日用常行之道諸生漸知所向方先生不憚勤勞日日詣講隆冬酷暑未嘗少怠衆風雩亭以時會集暮夜亦間往日有講求涵泳之功質有頑鈍不善者循循善誘不敢加忿疾端榘矱以感格之謂諸生曰某亦幼不知學及壯入成均藉師友發明以拯淪胥之患今欲以其所同然者公之君輩新安宿儒楚椿汪廷佑等先生以書幣延之爲學正有辭不至者卑詞宛轉託其親友以致之使學者知所矜式又著詩禮二解以授學者時沈公叔晦爲國錄先生曰師道尊嚴吾不如叔晦若啟迪後進吾不敢多遜于是司業汪逵首欲薦先生或謂舉員已足逵曰吾職當舉教官舍元質其誰先卒薦之留丞相正曰天下第一教官也而徽人亦曰吾鄉學

問之途賴先生窒而復通先生素以天下為己任雖居冷官未嘗忘世事時時為徽之牧守言荒政茶鹽常平義倉役法皆鑿鑿可見之施行牧守雖不能盡用閒有所採尤留心中朝治亂之故樓宣獻公授舍人先生貽之書曰十月震電甚異大防當思所以為宗社久安計不致以賀詞進寧宗即位先生貽徐忠文公書曰聞山陵地尙未定聞大安宮只就南內又聞新君猶未得躬問寢禮不審遲疑何故某憂國之念搖搖如懸旌又曰民命病極矣水災甚廣中朝曾作利害事括出否又貽陳郎中英仲書曰集賢總百官晦翁侍講席諸君子亦次第位乎朝矣而傳聞時政尙猶泮渙事固不可以驟然今日諸賢大約回護之功多而誠實之意少上焉者議論不切事情下焉者秖欲相

安無事雖有憂國之心未有善後之機日復一日機不再來甚可憂也及聞諸公多求退先生又貽之書曰某不勝杞國野人之憂若皆相時潔身以退緩急將誰任已而朱文公等相繼去國先生歎曰吾輩短氣矣呂忠公南竄先生貽之書曰所冀爾熙學力不磷不緇否泰循環吾道未必終窮也蓋先生之惓惓世道者如此初諸公欲薦先生皆力止之曰是非吾志也其後自禮部尙書尤袤以下推挽者衆不得已受之然不稱門生嘗答諸舉主書曰利欲之移人孔門自顏閔之外如仲弓子夏子路子張之徒皆未免厥後士益失己僥倖于富貴利達者衆而孟軻氏灼見義理之原欲挽其弊而返之于是有龍斷之喻墦閒之驗鑽穴之喻所以起天下羞惡之心而世莫之聽上之所

請蒭求倖彥既喪下之所謂素位而行又乖故上則挾富貴以臨下下亦冒廉恥而干上薦之者既自以爲恩于彼而受者亦以爲恩于我遂使聖人舉賢之公道一變而爲干祿之私情拜爵公朝謝恩私室門生恩府之稱自唐以來數百年名卿大夫亦未能變豈不曰人皆有欲貴之心人應有報德之事彼既以知己遇我吾不委己而歸之非人情歟抑不知古人之事上苟理義相同則志意交孚其合也講道于一堂其暌也晤對于千里出處用舍禍福利害其關節脉理之相應雖無私情之感而斷金之利蓋有終其身而不忘者苟其含是而必欲委己以露其感恩之狀所舉賢邪知己之報固當不然見利則逝見便則奪而亦何恩之有蓋勢利之交出乎情道誼之交出乎理情易

變理難忘也諸舉主得書亦雅重之遷平陽縣以太守政頗苛舉民病上告辭嚴義正太守爲之改容聽斷訟獄人服其平險年自書日簿書鞅掌幸不至以勞勩喪本心蒙雜而著聖言豈欺我哉秩滿通判宜州未赴卒徽之士子祠之學宮楊文元公嘗曰元質孝友忠實道心融明袁正獻公則曰元質平生發于言語率由中出未嘗見其一語之妄所謂有孚盈缶者樓宣獻公亦曰元質如熙然之陽春所著有詩學發微詩禮講解廣平類稾（雲濠案史傳詩禮講解作于教授新安時今佚文靖集二卷行世）淳祐中賜謚文靖先生嘗自言樸拙不能文章然淳祐詔正文體特舉先生文稱其厚重質實以爲世鵠子求得其類稾殘本讀之則固德人之言也五子曰銒鉦銑鍇鎳皆能傳其家學未嘗一毫苟求銒爲沈端

憲增銑爲楊文元增修

祖望謹案甬上四先生之傳陸學袁楊以顯達其教大行然較其年齒資格則在舒沈之下宋史作舒沈傳叙寥短簡不足以見其底蘊梨洲始求得廣平類稾殘編其中有足資考證者予因據之別爲舒傳又近得定川言行錄因據之別爲沈傳微特學案所關他日有重修宋史者亦將有所采也夫

廣平類稾

成物之道咸在吾己我念無虧精神必契一或有欠無限格言總成虛語端知爲己之學誠不宜一毫有虧損也

持敬之說某素所不取我心不安强自體認强自束縛如篋箍

桶如藤束薪一口斷決散漫不可收拾理所宜然夫子教人何嘗如是入孝出弟言忠信行篤敬出門如見賓使民如承祭此等在孩提便可致力從事無斁則此心不放此理自明 以上答葉養源

家庭鄰里蕩子弟耳目者不少所藉以浸灌者特指授開示之言行規矩俾觀感于精神之妙 同上○補

此身不過天地閒數十年之物而昭然理義亘千古不磨乎時要著明處不可以數十年之物而失其所謂不磨者 與呂子約

本原既明是處流出以是裕身則寡過以是讀書則畜德以是齊家則和以是處事則當 答袁恭安

郡庠規模只如家塾日導其良心俾與聖賢不異就日用閒知

簡易明白處與之講究勉焉孜孜不敢責效同上 ○補

平時以聖賢經書前輩議論粧裹作人自己良心先不明白一旦處外境不動難矣哉答劉淳之

書曰德惟純一動罔不吉純一是心乃克主善善爲吾主動稱皆應雖酬酢萬事罔有他適則向之所謂雜者自無所容立矣不然雖外境若相宜而失己殊甚欲其日新難矣答趙公夫

宗羲案廣平之集久不傳矣近得之其子孫所論常平茶鹽係長義倉荒政皆鑿鑿可見之行事而言學者甚寡則其遺逸者尚多也今刪節一二亦可以知其大槩矣

梓材謹案梨洲所錄廣平頫案入條今以其一條移附西美傳後又一條移入晦翁學案又謝山續錄二十一條今移附沈季文傳後一條又爲羅子有立傳一條又移入徐陳諸儒一條

象山行狀載有子伊川事鄙意謂此等未易輕以告人人情欺蔽道心不著不知者徒生矛盾既知之彼自能辨此問翁晦翁學甚篤某不暇與議良心既明往往不告而知用是益知自反不敢尤人與楊敬仲○以下補遺

祖望謹案此條不無可議末二句則聖學之至醇者

某人去國彈章與所聞皆合不知此老何事至此隨物變遷學問不見實地吾儕正自可畏相與勉進以堅己道爲幸與袁和叔

吾友筆下取科第有餘然所歉不在此只大本未明故筆下多□□□□□

耳根易熟要須成德爲行乃爲實地答楊叔仲

與世不偶此不在他人更須自反使在我日用嚴密人當自信

若彼此立見非無我之道

六經旨趣深長平時學有根源發之自不可揜近人欲務新奇巧于穿鑿輕躁浮露殊乏器識以上通答都倩

吳兄趨向甚佳更乞相與切磋毋逐外毋守氣反觀內省以充厥德與江司法

平生荷師友箴警至頑不入處雖叱罵亦欣受答徐主簿

人之良心本自明白特患無所感發一朝省悟邪念釋除志慮所關莫非至善

爵祿甚輕名義為重以上與樓大防

窮達外境無累厥心與黃子耕

良心之粹昭如日月無怠惰鹵莽之念則聖賢可策而到與汪

人心易明亦易惰與徐子宜

朋友在利達者類不滿人意故□官不敢入都□□□□

平生志趣不敢爲矯激事但覺汲汲于利祿求薦與夫委身人門皆中心所不安故不爲答薛象先

好樂貪羨之心掃除不盡是心終不獲與聖賢同蓋天之付與予我者其良心之粹無好樂無貪羨擴然大公惟理之順聖賢先獲我心之同然故窮達用舍安于理義之常謝傳清薦舉劄子

祖望謹案先生有謝薦舉啟云欲貴雖人心所同枉道則君子所恥苟非其義而祿以千駟寧爲之範而不獲一禽故道可爲邦甘居陋巷人爭言志獨樂舞雩固非矯激以

沽名是乃從容而就義某質則甚陋學不自強尙論古人雖信有爲亦若是退省終日欲求寡過而未能一覘頹風益乖雅志富貴是所欲亦何至求龍斷而登妻妾尙知羞又豈可乞墦閒之祭方將辭尊居卑而辭富居貧敢意以賢詔祿而以功詔爵忽蒙特達莫稱奬提所到未可量殆使益堅其素履我心不可轉庶幾無負于殊知若乃私第公朝古人至戒門生恩府叔世鄙辭既非先進所樂聞亦豈後生之敢效先生不以文自命然如此駢語非浮溪野處所能爲也

謝山廣平先生類稾序曰舒文靖公之學得于其婦翁童持之故楊文靖公高弟也文靖未成進士又受業于張公

南軒因徧求益于晦翁東萊而卒業于存齋四先生之中莫若文靖之淵源爲最博其行亦最尊其生平所著詩說禮說皆爲經學之宗廣平類稾則其文也寶慶志云嘉定初朝廷革文弊選前輩之文以範後學舒文靖公實冠編首世知文靖之理學而不知其文爲當時宗仰若此當文靖時巨公元夫甚多乃以其文冠者蓋其心氣和平而議論質實足以消詭誕之習俗嘗聞諸清容之言以爲淳熙以後多竊取國策莊周之詞事遽起而輟語未畢而更斷續鉤棘荒唐變幻淪胥而莫能以拯斯其所以亟取于文靖之文也夫行狀稱文靖于舉主無稱門生者今觀其謝薦諸啟皆引古誼以相規大儒風節不肯少屈如此是豈

可以區區文字目之哉

雲濠謹案謝山爲四先生祠堂碑文云廣平經術深于詩禮而尤爲吾鄉說詩大宗又案謝山奉臨川帖子一曰舒公廣平之在陸氏猶朱子之有勉齋也聞人有詆朱子者廣平輒戒以不可輕議則必欲排朱以申陸者非眞有得于陸可知

象山門人

鄉貢舒先生琥

舒琥字西美文靖兄也鄉貢進士共學于陸子兄弟家居講貫若合符契罔有差別陸子稱其樸茂無他蹊徑云

附錄

廣平答劉淳之書曰西美先兄進學之初親庭甚喜先妣未能無疑一日問曰爲學儘好萬一飢餓如之何曰飢餓自當順受

若不知學必須隕穫失措寡廉鮮恥惟知學乃能安于義命隨順匪處終不至喪身失節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妣氏聞之乃釋然大喜補

舒先生琪

舒琪字元英文靖弟也共學于陸子家居教授鄉曲子弟習肅可觀慈湖雅重之

復齋門人無許再傳

端獻沈定川先生煥

沈煥字叔晦定海人也父銖東簽判銖嘗受業焦氏以私淑程子之學里中奉爲人師先生少卽潛心經籍精神靜專未嘗騖于末習質而美髯偉儀觀尊瞻視音吐鴻暢試入太學時師友

道喪學校絕無講磨之功先生始一振其弊臨川陸文達公九齡同在齋舍先生以師禮事之文達曰叔晦挺然任道之資也益以取友爲急嘗曰此天子學校英俊所萃當擇賢而親不可固閉有初入學者告以同遊中可爲師爲友者甚悉時謂先生開師友講習之端得古人相勸爲善之義僉判每對客先生拱立其旁或侍酒則竟席不敢卻簽判性嚴不合意卽誨飭之先生自以資稟剛勁非所以侍庭闈疾自砭劘大書祭義深愛和氣婉容愉色數字于壁自觀省焉門人弟子決疑請益者自遠而至啟告僃嚴初若不可親已而昏者明柔者立鄙吝者意消師道益尊授上虞尉府檄所委非其義不往帥亦不敢強未嘗遣吏輕至民家政聲以最著或傳參知龔茂良意令往見之卒

不赴調揚州教授未上除學錄先是教官不甚與諸生接先生以所躬行者淑諸人旦暮延見司業不樂也又言三舍取士當參以平日譽望不當秖決于一試司業不以爲然先生持之自如會充殿試考官序立庭下孝宗偉其貌遣內侍問姓名而丞相趙雄盛稱先生居官匪懈以諷切其餘忌者滋甚或謂先生姑營職道未可行也嘆曰道與職豈有二乎因發策試諸生引孟子之言曰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恥也今赧然愧于中者可無其人乎于是聞者俱恨嗾御史言先生與長官爭議非安靜者宜少裁抑之以養其器他日更拔用之遂外補高郵軍教授居官僅八十日方會食監中夷然不驚敘別而去謂同事曰吾豈不知詭隨苟容以取光寵朝夕兢兢淪胥是憂故不爲也

初先生之與司業爭也或謂司業深情厚貌宜少防之先生曰司業遇我厚豈敢逆詐哉既得罪乃知下石者不獨一人也而司業與焉先生曰果厚貌深情乎亦無怨也先浙東安撫司幹官高宗山陵有司次舍供帳酒食之需供給不暇先生以爲國有大戚而臣子宴樂飲酒自如安乎亟言于安撫鄭汝諧郎屬先生條奏且薦爲修奉官先生移書御史謂當先治喪紀使貴戚公卿之心動則茇舍菲食自安不煩彈劾需索自絶于是治吏之並緣爲奸者追償聚斂者歲旱分賑上虞餘姚無復流殍部使者與大帥交章薦侍從亦請召之孝宗猶記其風度曰是向爲學官人物甚偉者乎將用之而丞相趙雄已去小人百計思阻之乃作爲朋黨論列圖爲三疏士大夫三十四人姓名于

下某已去某猶在以爲先生所作欲激衆怒而共排之誘議果喧有一從臣以百口保其不然得稍息而從此不復召矣改知婺源三省合前後薦章以聞詔遷通判舒州待缺里居與鄉老史文惠王浩汪莊靖公大猷舉行義田文惠割其竹洲之別業以居先生尋病不廢讀書垂絶拳拳以母老爲念善類彫零爲憂丞相周必大聞其訃曰追思立朝不能推賢揚善予愧叔晦益者三友叔晦不予愧也先生于辭受取舍尤嚴嘗遊中都其帥雅知先生以其貧欲厚貽之先生曰義不可受來則難卻郎日出關故人與方面贈以金先生曰向也閑居嘗受君賜今有微祿不當兼受富人欲以女妻先生子固辭之永嘉薛象先在太學頹然衆人中無知之者先生一見稱之以爲學問見地在

行輩中無其匹聞者未信其後果有盛名所著有定川集五卷寧宗官其子省曾理宗贈直華文閣賜謚端憲修

宗義案楊簡舒璘袁燮沈煥所謂明州四先生也慈湖每提心之精神謂之聖一語而絜齋之告君亦曰古者大有爲之君所以根源治道者一言以蔽之此心之精神而已可以觀四先生學術之同矣文信國云廣平之學春風和平定川之學秋霜肅凝瞻彼慈湖雲開月澄瞻彼絜齋玉澤氷瑩一時師友聚于東浙嗚呼盛哉

祖望謹案甬上四先生之傳陸學楊袁舒皆自文安而沈自文達宋史混而列之非也四先生之遺文亦惟沈集絕不可見惜夫

定川言行編補　袁正獻公所輯

吾儕生長偏方聞見狹陋不得明師畏友切磋以究之安能自知不足前無大敵短兵便爲長技甚可懼也

學者工夫當自閨門始其餘皆末也今人驟得美名隨即湮沒者由其學無本不于閨房用力焉故曰工夫不實自謂見道秖是自欺

晝觀諸妻子夜卜諸夢寐兩者無愧始可言學

啜菽飲水貧寒所不免惟盡其歡則可盡歡二字學者當熟味之

嬰兒戲于親旁呼之則至撫之則悅了無間隔學者此心常存可謂孝矣

錢盡再來事幾一失不可復得李宰相繹之言也

吾儒急務立大本明大義耳本不立義不明雖討論時務條目何爲

學者無以精神凋喪于陋巷偏僻之習

梓材謹案謝山所錄定川說九條其末條移入慈湖學案

附錄

袁絜齋狀其行曰考君生平大節寧終身固窮獨善而不肯苟同于衆寧齟齬與時不合而不肯少更其守凜然清風振聳頹俗使時見用必能震朝廷之綱折奸囘之萌屹立中流爲世砥柱亦可爲難矣然世之知君者如此而已至于日進其德駸駸自期于純全博大者鮮能知之君雖人品高明而其中未安不

苟自恕知非改過踐履篤實其始面目嚴冷清不容物久久寬
平可敬可親面攻人之短退揚人之善切磋如爭歡愛如媚古
所謂直而溫毅而宏者殆庶幾乎始居家塾非聖哲書未嘗誦
習及遊太學亦然嘗作詩箴其友曰爲學未能識肩背讀書萬
卷空亡羊每稱陶靖節讀書不求甚解會意欣然忘食此眞讀
書者史籍傳記采取至約後與東萊呂公伯仲極辯古今始知
周覽博考之益凡世變之推移治道之體統聖君賢相之經綸
事業孜孜講求日益深廣有足以開物成務者其可敬也夫
又編言行曰君天資高邁語勁而氣充足以祛人鄙吝之習養
人正大之氣憂國發于至誠語及時事常頻顣處心積慮未嘗
不在斯世始予與君還往時方務記覽恥一不知日夜勞苦君

爲予言吾儒之學在植根本無妄敝其精神予恍然異之聽君議論宏大平直坦平如九軌通衢而反視予所習者縈紆繚繞直荒蹊曲徑而已乃盡棄其舊業精思一意求所爲根本者君又爲予引之諸師友間以恢廣其所未至君之成就友朋而大有功于吾道者若此

雲濠謹案謝山爲四先生祠堂碑文云定川與東萊兄弟極辯古今閎覽博考晚年雖病中不廢觀書

象山門人

徵君沈先生炳

沈炳字季文端憲之弟也年未四十棄去場屋師事象山務窮性理趙忠定公以遺逸薦之不就固窮終身補

附錄

舒廣平答季文書曰所示太極說謂易之極即心之極甚善人皆有此極而不自明無他私念障之也補

謝山竹洲三先生書院記曰竹洲在鄞西湖之南盡十洲之一三先生沈端憲公暨其弟徵君季文參之以金華呂忠公也史忠定王歸老御賜竹洲一曲壽皇爲書四明洞天之闕以題之即所稱眞隱觀者也忠定最與端憲厚故割宅以居之而徵君亦授徒于忠定觀中于是端憲兄弟並居湖上其時忠公方爲吾鄉倉監旰夕與端憲兄弟晤顧公治在城東還往爲勞有船場官王季和者忠公友也曰是易耳乃以場木爲製船每忠公興至輒泛棹直抵湖上端憲從水閣望見之輒呼徵君曰大愚來矣相與出迓

于岸上或竟入講堂討論終日或同泛湖上忠公爲詩以紀之曰湖光拍天浮竹洲隱然一面城之幽中有高士披素蓑我欲從之恐淹留探囊百金辦扁舟又煩我友著意修微風一動生波頭飛棹來往倦則休是也方端憲遊明招山中忠公之兄成公尙無恙相與極辯古今以求周覽博攷之益凡世變之推移治道之體統聖君賢相之經綸事業孜孜講論日益深廣期于開物成務而後已則夫忠公之來所以商量舊學而證明新得當不知其若何也端憲之父簽判故程門私淑弟子端憲則受陸文達公之傳而徵君師文安其兄弟分宗二陸宋史竟以端憲糸之文安門下誤也端憲九睦于成公及其家居忠公又宦于鄞

切磋倍篤故沈氏之學實兼得明招一派而世罕知之者

舒沈講友

文元楊慈湖先生簡別爲慈湖學案

正獻袁絜齋先生燮別爲絜齋學案

忠公呂大愚先生祖儉別見東萊學案

廣平同調

博士楊先生琛

楊琛字獻子奉化人負器識富文學紹熙四年進士嘗爲江東提刑司幹辦公事經學淵源鄱陽士多師事焉拜國子博士召試館職時韓侂冑專政遂拂袖歸杜口不言時事端平初特官其子斯立參寧波府志

廣平家學 胡汪三傳

學士舒先生鉼

舒鉼字和仲文靖之長子純仲其弟也袁正獻公嘗與先生書曰賢昆仲朝夕歡聚浸淫磨礱有日新之益此乃兄弟爲友朋也甚善更宜日課一經一史尤佳學者但慕高遠不覽古今最爲害事子路曰何必讀書然後爲學夫子曰是故惡夫佞者是雖聖人于書不敢廢況他人乎純仲近讀何書更在賢伯氏程督之耳 補

祖望謹案正獻公與先生帖蓋在守江州之時帖尾諄諄勸讀書嘗見延祐慶元志中載正獻一帖亦答舒氏兄弟者大畧與此相同深戒學者騖高遠而不覽古今此是當

時爲陸學者之習氣正厭及之不一而足可以知陸學本不如此及其流弊至于如此則是傳子淵包顯道之徒有以致之而楊袁不爾也故延祐志所載帖極稱慈湖之讀書此帖正可彼此互相證明陸學精處正在戒學者之束書不觀游談無根學者可不戒乎

舒先生鉦

舒先生銑合傳

舒先生鍇合傳

舒先生鐮合傳

舒鉦舒銑舒鍇舒鐮皆文靖子而和仲之弟文靖旣沒諸子壹遵先訓秩然有倫相勉以善道鄉黨中以爲儀表云參袁絜齋集

梓材謹案文靖之子有字敬仲字絅仲者未知于月先生何當也

廣平門人

博士李三江先生元白 附子以稱以制

李元白字景平本奉化人遷居鄞之三江口其大父俏烈士也建炎之難張俊劉洪道棄郡走蔣安義迎降列城瓦解俏奮然曰河北二十四郡豈無人乎因與董之邵任戩共起義兵于奉化之泉口女眞兵至三戰三卻之奉化以是得完事定不言功而恩賞亦弗及至先生始以儒術起初受業于蔡文懿公𠃔學傳其經制之學已而受業廣平文懿爲舍人以先生上世起兵事聞進論其功有詔贈俏修武郎先生累官至國子博士深于詩禮其論荒政賑卹極有條理皆得之廣平者也三江舊有李

朝散嗣蓋先生講學之地元時尚存鄭眞嘗言于當事重葺之而今不可問矣先生子以稱以制以益孫第□伯誨伯森皆躋世科而以稱與先生同登第時人傳爲佳話以制嘗爲徽州教官人皆稱其有廣平遺法

少卿袁晉齋先生肅別見絜齋學案

羅先生子有

羅子有新安諸生之一也廣平與徐子宜書有云羅氏子進學不怠向所得全是釋今轉得甚端的稱

鄭先生夢眞

汪先生行簡合傳

戴先生沔合傳

鄧夢眞汪行簡戴沅與羅子有皆廣平之徒也廣平在新安與慈湖書言與學中諸生自得羅子有鄧夢眞汪行簡戴沅皆有起發可進今皆不可考矣

元英門人象山再傳

諸葛先生口

梓材謹案謝山奉臨川帖子五引呂大愚遊倈濤山記云舒元英亦與其徒諸葛生來元英廣平弟也攷諸葛氏爲越中藏書三家之一後以其書入四明四明志紹熙元年進士諸葛安節貫紹興與豐宅之同榜宅之與元英爲同門嘉定十三年進士諸葛十朋安節從子元英之徒當即其人

定川家學焦許三傳

沈先生傳會

迪功沈先生魯會合傳

別駕沈先生省曾 合傳

沈先生敏曾 合傳

沈傳曾晉會省曾敏曾並叔晦子皆業儒傳父業晉會改名木山用本宗蔭爲迪功郎 參周益公集

雲濠謹案省曾爲端憲第三子字智甫官別駕袁蒙齋嘗贈以序爲言端憲之宏智淵識

定川門人

竺先生大年

竺大年字耕道奉化人性行嚴重長于說禮鄉人皆化之爲沈氏之入室也著有禮記訂義楊琪銘其墓

宗羲案竺氏先世服田大年之父竺頎始遣其子從師他日喜而語舒廣平曰諸子自得師粗厲之習變而爲儒雅梟慢

之氣轉而爲溫厚非曩日比矣蓋頑之意亦渙釋矣而豈知追源學脈者乃及大年哉然則人亦何必羨夫貴仕也

舒先生衍 别見絜齋學案

舒先生銑 見上廣平家學

呂先生喬年 别見東萊學案

舒氏續傳

郡守舒先生津

太學舒先生澥 合傳

舒津字通叟文靖之從孫也登景定三年進士第遷太學博士知平江府弟澥字平叟景定八年入太學通叟讀書績學平叟清苦獨立皆傳其家學者也 補

三江門人 象山三傳

吏部安先生劉

安劉汴人居鄞之小溪以詩義冠多士善清言三歷祕丞郎官嘗爲賈相客而以科名自持卒不得用拔先生官至吏部其詩學得慶源輔氏之傳 補

梓材謹案是傳本之袁清容師友淵源錄謝山詩話以先生爲廣平再傳弟子葢三江門人也

王先生艮學 別見深寧學案

通叟門人 胡汪五傳

州判李霽峯先生洧孫

李洧孫字甫山寧海人師事舒通叟登宋咸淳甲戌進士第授迪功郎黃州司戶參軍未上而宋亡大德六年爲杭州儒學教

授以黃巖州判致仕人稱爲霽峯先生_修

宋元學案卷七十六終